

解讀姚瑞中 《反攻大陸行動》

孫立銓

對台灣大多數的人而言，「反攻大陸行動」是一個令人冷感與錯亂的歷史議題，在這樣的錯亂中，存在你我之間的，可能只是歷史鄉愁的躊躇，與自我的無限發洩。

衝 著《反攻大陸行動》，抱著好奇心走入位於信義路的姚瑞中個展會場——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，眼中所見令人印象深刻的，不是什麼真正的反攻大陸行動，而是驚訝姚瑞中在作品中，所顯現之時下年輕人的歷史症候群。

從政府退守台灣至今，台灣年輕人在面對歷史的定位與國家使命感時，已經產生一種漸次擴大的歷史錯亂感，令人不得不深思在面對反攻大陸意識延伸下的國家、民族、歷史感是否真實。特別是在1997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際，面對一個不可能完成的歷史預言，中華民國、中華民國在台灣、中華台北、台灣等稱呼的國家意義，似乎在面臨歷

史無情的嚴格辯證下，台灣時下的年輕學子與知識分子，就不得不面對這種國家認同與歷史使命的錯覺。

政治神話的 歷史測量

剛從威尼斯雙年展回來的新一代傑出藝術家姚瑞中，面對這一個令人冷感與錯亂的歷史議題，他以一個相當敏感、對比的命題《反攻大陸行動》「預言篇／行動篇」，進行他所謂的「歷史測量系列」的創作。表面上看來，似乎有著強烈的政治訴求，但實際上卻是對應前述所謂歷史錯覺下的不幸，而其作品則是一種具溫和與詼諧特質的「政治性藝術」。

在姚瑞中的「歷史測量系列」中，九六年他就以「序篇／入伍篇」揭序他對「反攻大陸」這一過往政治神話的「歷史測量」。特別是香港回歸大陸所代表的中共一國兩制政策，正巧與兩岸敵對狀態時期國民黨抱持的反攻大陸國策，成為一種對比時，所牽涉的政治勢力消長、對立意識的質變，及反攻大陸的口號轉神話，也就成為姚瑞中此次作品中所要測量的內容。

歷史預言與 行動意義的轉換

早在九四年「土地測量」的《攻占本土行動》創作時期，姚瑞中對兩岸政治的歷史發展，就已表現出相當大的興趣與關心；但姚瑞中所運用的手法卻是以人文角度切入，將一位知識分子的歷史敏感，常以荒謬、詼諧的方式，及一種具象徵、宣示的行動，抒發、宣洩出既是一位知識分子，但卻

無法改變歷史及對歷史無法表示什麼的無奈。於是他採用了在代表台灣不同時期、不同民族政權的登陸點——「裸身撒尿」的行動來「攻占本土」，並留下了泛黃似歷史照片的影像。

基本上，這種完全不同於保護歷史、尊敬歷史的作法，就是台灣年輕知識分子的一種悲情情緒，也是時下年輕人縱慾自己，發洩來自歷史漂浮感，所產生的鬱悶。至於姚瑞中裸身撒尿的猥亵行為，可詮釋成對不同政權主治台灣歷史的顛覆。

相同地，在此次的《反攻大陸》「預言篇／行動篇」中，姚瑞中則以到大陸十二個不同觀光地點前拍照，以立正跳躍的方式，留下似歷史文件的影像。在此原本是到此一遊的意義，但是照片中漂浮的人像，則顯露出一種戲謔式的輕浮與文件式的莊重對比。

這就是姚瑞中創作的一貫手法，選擇一個極為嚴肅和歷史包袱極重的議題，再以輕渺的形式顛覆，詼諧這些歷史議題的荒謬情境。然而姚瑞中的感情卻流露出極為怪誕、特異的對立，顯示出台灣知識分子在



■ 姚瑞中的《反攻大陸行動》

展充滿思辨與反諷。

歷史認知的矛盾與壓抑，甚至是台灣知識分子一種特有的扭曲。

歷史鄉愁的躊躇與 自我無限的發洩

事實上，早在唐朝李淳風、袁天罡，就以民間推背治療的「推背圖」形式，預言中國千年來的歷史，而這種表面是推背圖，實為暗示政權、歷史更迭的抒發形式，很明顯地正是典型中國文人迂迴、自我調侃的政治無奈。當然相較之下，姚瑞中的政治迂迴與無奈則呈現在上次「預言篇」中的裝置作品中。

圖片・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提供

觀賞姚瑞中此次的個展，或許會產生另一種來自歷史鄉愁的躊躇感受，但是對於姚瑞中此展的政治性、歷史性議題，則讓觀眾清楚感受赤裸剖析台灣歷史錯序所產生的危機。即社會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定位愈來愈模糊，甚至在面對過去反攻大陸所產生的歷史、政治包袱時，會產生什麼都不管、盡情發洩自我的萎靡，及終日陶醉在充滿情慾與虛擲光陰無奈等待的情緒中。

而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際，姚瑞中這次的個展，正回應了這種藝術與政治、歷史間的互動反應，及藝術家看待歷史發展之觀點的呈現；甚至有它另一面對應當下歷史發生的特殊意義。